

迷妹

十九大以来，“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”日益成为国人共识...

秀儿：我老公平时看着歪瓜裂枣、黑不溜秋，拉他进个街得好一番拾掇...

Mona：从泉城济南到新疆吐鲁番，从繁华都市到茫茫戈壁，不顾父母反对，放弃优厚的待遇...

展怡：之所以迷军人，是因为这是一个有信仰有力量的人群。他们每个人都是“许三多”的后继者...

顾离：曾担心女儿会因为聚少离多而不亲近爸爸，但每每看到她吵着要跟爸爸视频，跟着爸爸学唱军歌...

冰柠檬：我家那口子，不懂浪漫惊喜，不会甜言蜜语。但他平时省吃俭用把生活费都寄给我们娘俩...

岩岩：第一次走进部队，铺天盖地到处都是“嫂子来了！”“嫂子好！”令人晕眩的同时，也让我自豪又激动...

伊伊：从小，我就是我爸的迷妹，看过他头顶烈日，摸爬滚打；看过他流血汗不流泪，掉皮掉肉不掉队...

阿依古丽：我家那位兵哥哥身上永远是汗味，但我这么多年就迷了这个味道，因为我那知道那意味着他为了国家这个“大家”和我们这个小家在努力...

(聂棚、高群整理)

(在本栏目中，我们将不定期公布有关话题，供军嫂们讨论，并择优刊发，欢迎您参与！)

纸上玫瑰

胡良

美丽家庭

大巴车一圈一圈地绕着“之”字拐，一段锯齿状的山峰轮廓线往回倒下去。每日穿行于千年彝寨和西昌市区的百公里山岳之间...

那是一朵纸上玫瑰，画在纪念册的衬页上，羽毛般的叶子衬托着待放的花蕾，分外美丽。而那本纪念册鲜红色的扉页上，则印有金灿灿的国徽和政协徽...

一路上，只要有空，莫小梅就会情不自禁地捧起纪念册，细细端详那朵纸上玫瑰。看着看着，就好像真的闻到了玫瑰的幽香...

这些年，沙子呷跟部队走南闯北，一直奋战在国防工程建设一线。两人长年两地分居，花前月下的浪漫不敢奢望...

“老婆，辛苦你了！”“对不起，又不能回家陪你了！”总说这样的话，沙子呷觉得太过无力。于是，大漠沙砾粘成的花朵，深山里金色树叶拼成的蝴蝶，阵地上捡来的五彩石头，紫檀打磨的木艺发簪...

今年的几个节日，两人的分离一如往常。沙子呷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后，更是忙得连电话都打得不多。大会开幕后，沙子呷便缝制针线买来纪念册，一笔一画地画上玫瑰寄回了家。

在莫小梅看来，这一件件特别又用心的礼物，只有沙子呷能给她，而且比什么都更能让她感到甜蜜和安心。

沙子呷和莫小梅的家，位于大凉山腹地的彝寨山寨。那里的高岭深涧，几百年来既是屏障也是阻碍。从前，这里的人们一辈子扎根乡村，命运都捆绑在田间地头...

“我想买辆大巴车，跑村里到西昌的线路，你看怎样？”2014年9月，一向

家事

前段时间，因家中房子装修，我和先生暂住在营院门口的酒店里。没想到，星期五那天晚上，正在外地海训的儿子突然“空降”而来。

对于这样的意外，我激动得眼眶发潮，而当爹的只是淡定地用拳头揉了揉儿子的胸肌：“臭小子，不好好在部队呆着，跑回来做啥？”儿子嘿嘿一笑：“今夜，领导准许我回来陪陪爸妈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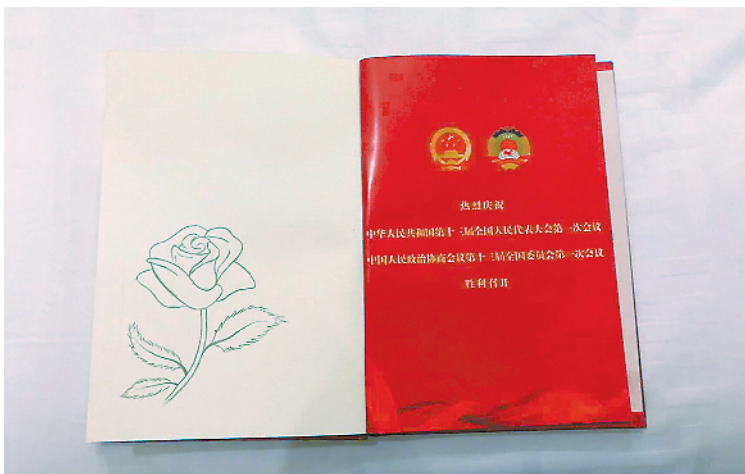
原来，儿子所在部队因为执行特别任务，恰巧在我家所在城市休整一晚。经上级批准，他利用这短暂的机会，从城北“穿越”到城东来见我们，次日7点便要起身返回部队。

一想到我们能交流攀谈的时间并不多，我的“话匣子”就打开了，说东道西，都是些家长里短的事儿。儿子津津有味，还时不时地附和。可一提到他的感情问题，他的一贯敷衍就又“上线”了：“不急，不急，没儿媳时，您可以专享儿子呵护。等有儿媳了，像今晚这样，我就不去找您儿媳了，哪能顾得上您啊？”这番搪塞，气得我直翻白眼。

他爹也说我头发长见识短，好不容易见到儿子了，净说没用的。他倒不失时机地从当前军改聊到安全守纪，说的都是些大道理大主题。这一说，就说了1个小时。

看儿子的脸上明显有了倦意，我使眼色暗示爱人适可而止。当爹的立马心领神会，以命令的口吻催促：“时间不早了，快到总台再开个房间，好好休息，明天早些归队！”可没想到儿子说什么也不肯去，非说要在我们房间的地板上蹭一晚。

我们的房间本来就只有十平方，满满当当摆着大床、单人沙发、茶几、书桌、



纸上玫瑰暗香浮动



幸福伉俪共享荣光



美丽“索玛花”盛开彝寨

那一夜鼾声悦耳

孔昭凤

电视柜和酒柜，空余地方十分有限。一想到儿子要窝着他的大长腿，可伶兮兮地躺在地上，我哪里忍心，坚决反对！儿子却嘻嘻哈哈地说道：“哎哟，我的老妈呀，我是一个兵，哪有那么娇贵。再说，这条件比我们海边驻训的条件可好多了，没蚊虫叮咬，还可以吹空调！”

看着我们娘俩一来一去的推磨，当爹的脸色渐渐地由晴转阴。突然，他大声点名：鲁丹！儿子本能地起身立正：到！

当爹的继续下令：“现在，我以一名老兵的身份命令你，必须到总台单独开房！”混不吝的儿子却干脆一屁股坐到沙发上，回应：“按说，我单以一名军人的身份，的确该服从您这个老兵的管理。但是，我现在是以儿子的身份向父亲强烈请求，今晚留宿我！”

我见事态不妙，赶紧好言劝儿子：“听话啦，去开间房好好休息。反正也不能陪妈妈聊天了，何不分开睡，彼此都能睡个安稳觉。”儿子低下头，声音中透着委屈：“我就是想看看你们，听听你们的鼾声……”

一句话，我已泪眼婆娑。旁边，只听他多咕咕道：“毛病！只知道鼾声吵，还没听说有谁想听鼾声入睡……”声音却比之前明显降了一个八度。

这就是同意啦！儿子立刻起身挪茶几，搬沙发，用背包当枕头，拿两条浴巾当毛巾被，须臾间便搭起了一个简易床铺。儿子直接就躺了下去，那“床铺”明明短了一尺多长，可他却仰天赞一声道：“啊！太舒服了！”

不一会儿，营院的熄灯号声传来，儿子调皮地说：“报告首长！熄灯号已经响了，请关掉电视按时就寝！”他爹没

好气儿地瞥了儿子一眼，但还是难得顺从地照做。不到10分钟，父子俩便鼾声渐起。我真是服了家里这对父子兵了！这样的心境，加之这样的睡眠环境，他们咋就真能做到听到熄灯号就像听到命令一样，安然入睡呢？

反倒是我，一个人辗转反侧，难以入眠。我蹑手蹑脚地下床，借着卫生间透出的微弱灯光，凝视着卷曲着身子睡在地板上的儿子：一身黝黑健硕的肌肉，一张棱角分明、刚毅帅气的脸，鼻翼扇动着，鼾声均匀，一脸满足地像婴儿般酣睡着。这让我的心好生心疼。

孕育在营院单身公寓的儿子，从小

能干的莫小梅与在家休假的沙子呷商量，买辆大巴车方便彝寨与外界的联系，顺便也解决了自己的就业问题。

沙子呷当即同意。夫妻俩跑前跑后，很快办妥了相关手续。大巴车披红挂彩，在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中，载着希望上路了。

山间鱼塘里的草鱼鲜嫩肥美，小土豆、竹笋子、干豇豆、山药都是特色物产。以往不起眼的彝族服饰和农家饭，如今成了“香饽饽”，原生态的自然环境，更是吸引了大批游客。莫小梅的大巴车载着他们，来到原生态彝寨观光旅游；而藏在“深闺”的山货，也跟着莫小梅的大巴车来到山外，成为城里人餐桌上的珍馐。

在莫小梅的带动下，乡亲们的荷包一天天鼓了起来。但仍有许多人，让她牵肠挂肚。

正在念初一的男孩沙次呷，父亲患肝癌去世，母亲又因糖尿病丧失了劳动能力，是村里的特困户。莫小梅来到他的家中，“伢子，莫怕，有你沙子呷哥和嫂子我帮你！”从此，莫小梅每天用大巴车接送沙次呷，并资助他继续读书。每次休假回家，沙子呷也总会为这个弟弟带一堆学习资料。

和沙次呷一样，每天搭乘莫小梅的大巴车上下学的，还有彝寨里的另外7名孩子。他们的父母大多在外打工，孩子们从村小学升入离家很远的镇上中学，每天都需要走很远的路。“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，坐我的车一分钱不收！”莫小梅的一句话暖了同胞的心。从此，乡亲们更爱叫她“索玛花”。要知道，在彝寨，索玛花又被称作“高山玫瑰”。

2017年3月，沙子呷所在单位评选“强军路上好军嫂”，莫小梅高票当选。前往丈夫军营领奖的那天，乡亲们把采来的一朵朵索玛花编成花环，戴在莫小梅的脖子上，把她送出了好远。

“军人都是无私奉献的，军嫂又怎么能只管自己？比起一个人致富，能帮助生我养我的父老乡亲，才有最大的成就感！”颁奖典礼上，莫小梅讲着发自肺腑的感言，而一旁望着妻子的沙子呷，含情脉脉，满是骄傲。

大巴车将最后一名留守儿童送回家中，莫小梅终于歇下来。坐在自家旧式彝寨的格子木窗下，她小心翼翼地摊开纪念册，轻轻地抚摸着纸上玫瑰。那一根根细细的线条，就像是远方的沙子呷抛来的一缕缕情丝，捧起她这朵“高山玫瑰”，连同他们一起走过的时光，在悠长岁月中浮动暗香……

家人

二爷和他的“老兵招待所”

杨文凭

二爷是黔东南苗家人，年少时曾离家千里，奔赴首都当兵，参加过唐山大地震的救援，还当了班长，入了党。退伍后，二爷当选为村支书、民兵连长。

二爷家离我家也就步行两三分钟的路程，我时常去他家玩。苗家人的好客热情，在这位退伍军人身上，发挥得淋漓尽致。

无论是县农业局的技术员来推广种植技术，还是电影公司的放映员来放电影，抑或是走乡串寨的货郎，不管于公于私，二爷都会邀请他们到家里吃个饭。

很多人怕二爷破费，不好意思。他拉着人家说：“反正在家自己种粮食、自己种菜、自己酿米酒，又有农闲时我撒网打来的鱼，花不了什么钱。”

村里群众有时白天忙生产，二爷就把村里的会议从办公室搬到家里来开。大伙围着火炉，一边品着粗茶、吃着二爷亲手炒的小菜，一边开会。村民植树造林的积极性怎么提高、消防水池怎么建设、泥路如何争取资金硬化等民生问题，都是在二爷家里集思广益，最后一步步落实的……

次数多了，二奶奶难免发牢骚：“这些人来吃饭，都是你个人擅自邀请的，村里又没‘报销’，这下可好了，家里都成‘招待所’了。”二爷不服气说：“不过烧掉些柴火，我们是在干大事，哪能那么小气？你说我这里是‘招待所’，我这‘老兵招待所’还真要弄出个名堂！”

牢骚归牢骚。亲眼目睹二爷在这个“老兵招待所”为村里办了不少实事，家里人都开始支持他。

卸任村干部后，没那么大事操心了，二爷又开始在“老兵招待所”里管起了“闲事”。

村里的阿富打算中专毕业后就去当兵，可他父亲死活不同意，觉得自己家里条件差，既然不读书了，就应该早点去打工，多存点钱将来娶媳妇。二爷得知后，一拍桌子说：“这事我得管管。”

那天，晚霞满天，二爷匆匆吃了两口饭，就背着渔网、乘着小船下河打鱼去了。半夜回家，打了10多斤新鲜肥嫩的鱼儿。

次日，二爷早早就炒了几道菜，把阿富爹请来，说自己的当兵经历，谈孩子的梦想，讲祖国的需要。从上午说到傍晚，阿富爹终于点头答应。阿富人伍后，真没给二爷丢脸，不仅当兵呱呱叫，后来还考上了军校。

村里有两兄弟因分家发生争执，找二爷来评理。二爷像个政委似的挥挥手说：“大家少安毋躁！我先炒两个‘老兵招待所’的拿手菜，咱们坐下来边吃边聊。”饭菜上桌，米酒斟满，大家吃着聊着，彼此的心结一会儿就打开了。一餐“劝和饭”，化干戈为玉帛，两兄弟也恢复了往日的和睦。

这几年，在“老兵招待所”里传出的好声音一个接着一个：几大家族族长移风易俗，把婚丧要操办三天的旧习俗改为早晚两餐新风尚；全体村民发扬团结互助精神，决定每户拿出100元帮扶考上大学的贫困学子……

“老兵招待所”，让踏踏实实为民办事的二爷，收获了四乡八镇群众的赞誉，军民鱼水情正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在山村播散。



插图：方汉绘